

# 四件沈周相關書札

陳階晉

國立故宮博物院本年度規劃的書畫特展為「明四大家」，依季分別推出沈周、文徵明、唐寅、仇英等四人書畫名蹟；沈周名列四家之首，一直以來被視為吳派領袖。家學淵源深厚的沈周，自小生長於充滿文藝氣息的家庭，沈氏家族幾代雅好文藝，廣交賢能達識之輩，家中經常高朋滿座，沈周生平亦與吳越知名人士多所交遊。文人之間的書信往來內容，向來被視為探求其交遊生活的絕佳史料，此次特展中還有四件相關沈周的書法尺牘，作者除了沈周本人以外，另有劉珏、吳寬、李應禎三人，本文擬藉由四封信札作品的介紹，約略勾勒出彼此之間交遊脈絡與師友情誼的概貌。

## 明 劉珏 〈與啓南賢親書〉

（圖一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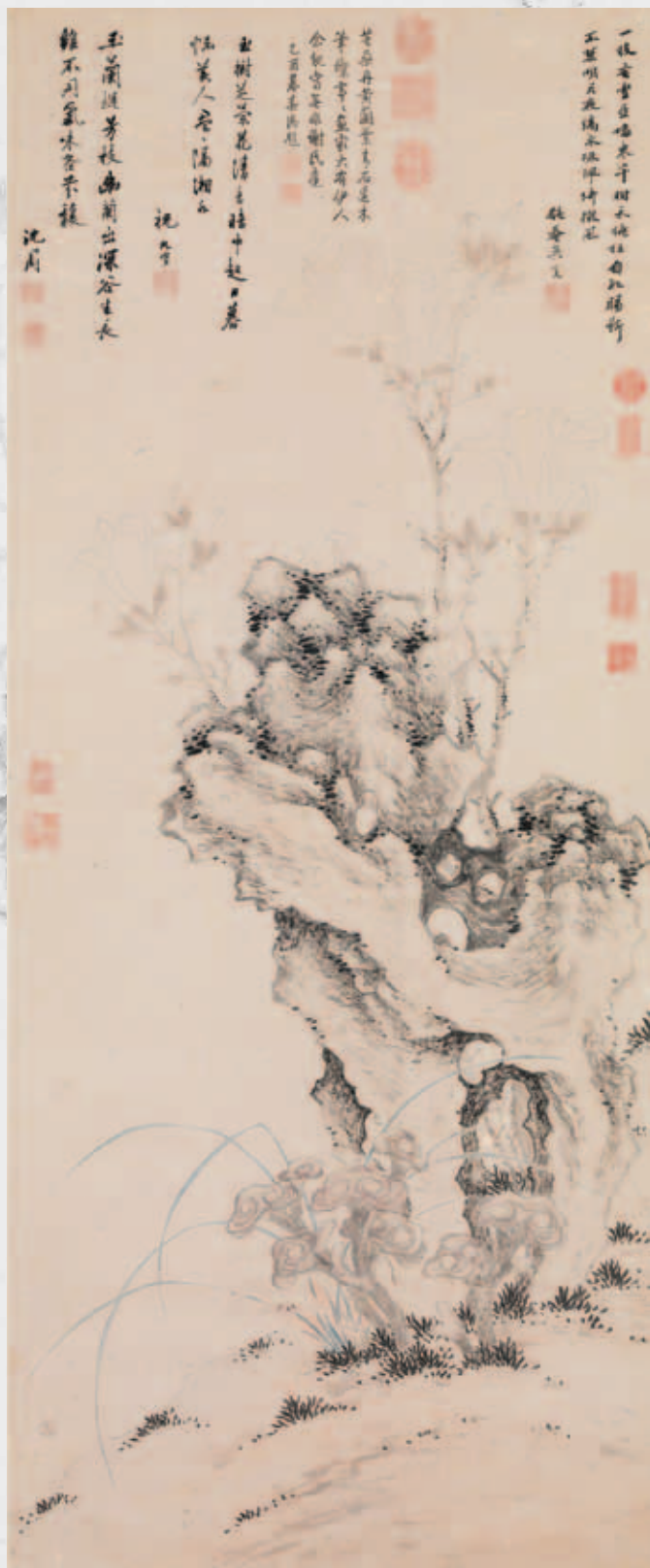
昨以愛日堂圖，求一揮灑，以酬索者。因知吉禮，勿勿，未可催促。今已得暇，望一揮幸甚。聞閣下與武功處往覆劄子其善，乞擲付去，手一觀尤幸。啓南賢親閣下。哉奉。

作者劉珏（一四一〇—一四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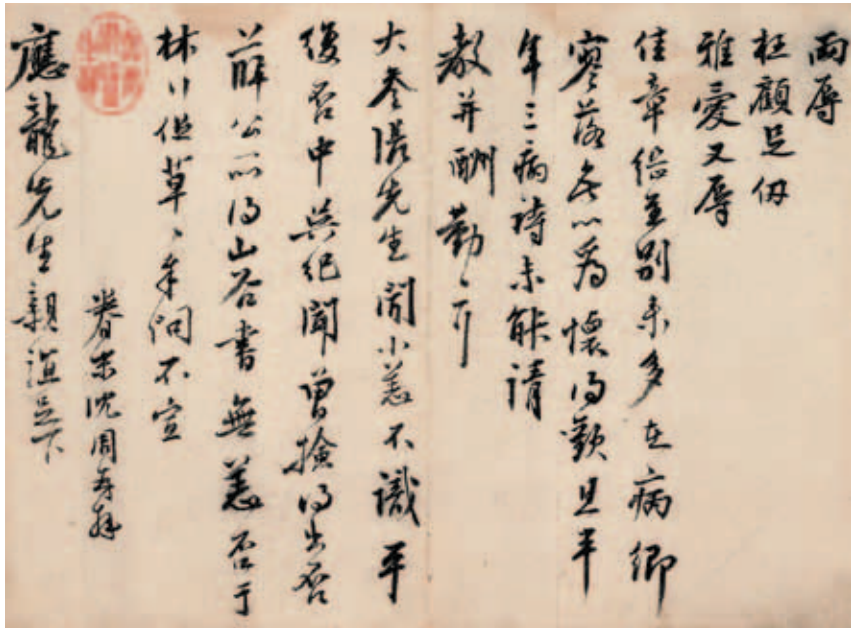
二），字廷美，號元庵，江蘇長洲人。能詩工書，善山水，得元代文人畫家吳鎮諸人遺意，是明初甚具影響的山水畫家。劉珏年長沈周十七歲，其子娶沈周之姐為妻，二人是為姻親，故札末稱沈為「啓南賢親」。此幅出自明代文徵明所選集，子文彭、

文嘉摹勒的《停雲館法帖》，原書蹟雖下落不明，但見結體正欹大小錯落，運筆馳緩隨意，佈局疏密互見，書風自然奔放。

在此尺牘中，劉珏想請沈周為之作畫〈愛日堂圖〉，然因是日逢吉禮，不好意思催促。隔天，即迫不及待地說：「今已得暇，望一揮幸



明 沈周 畫芝蘭玉樹 沈周題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三 明 沈周 致應龍先生親誼 元明書翰第62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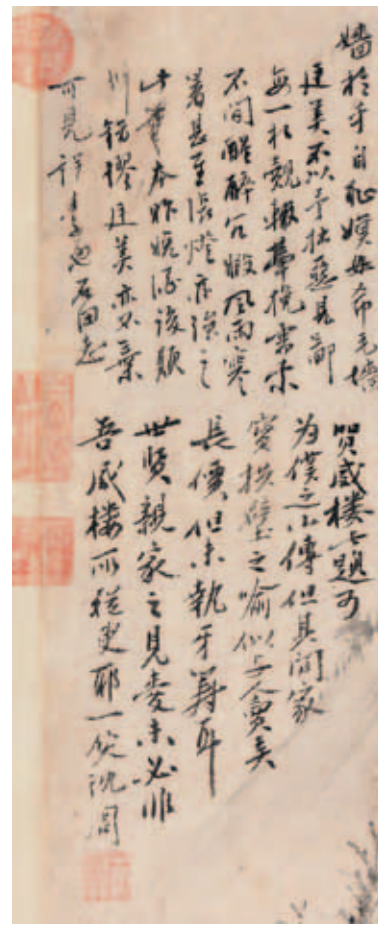
否？薛公所得山谷書無恙否？于林行促，草草奉問，不宣。眷末沈周再拜。應龍先生親誼足下。

此為沈周寫予黃雲的信札。黃雲，字應龍，蘇州府崑山人，約活動於明成化、正德年間，弘治中以歲貢授瑞州訓導，詩文書藝皆為時所重，嘗與沈周、文徵明等吟詠酬唱，文章宗蘇軾，書法得黃山谷筆意。由書札中所言可以得知，沈、黃二人經常有詩文往來，而當時沈周半載之間即患疾三次，心情鬱悶寥落，然仍不忘關心其他友人近況。先是關心「大參張先生」的病況，此人應是指張穆（一四一五～一四八七）。張穆，字敬之，正統四年（一四三九）進士，與兄和同登進士，授行在工部主事，改刑部，歷員外郎、郎中。天順元年（一四五七）擢山東副使兼理學政，成化初進浙江參政，因稱之「大參」。沈周《石田集先生》中亦錄有〈贈張大參敬之〉七言律詩一首，可茲二人交遊憑藉。據朱存理《珊瑚木難》所記：「經伏波神祠。：此巷昆山張大參敬之物，今歸沈石田氏。」可知張穆曾收藏過書蹟名品——北宋黃庭堅書〈經伏波神祠〉（今藏於日本東京永青文庫，被日本政府指定為重要文化財。）該作後來歸沈周所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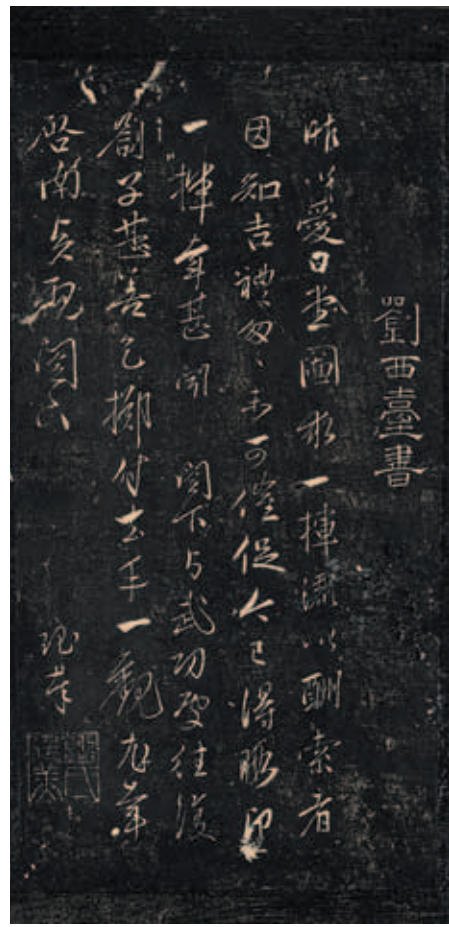
此外，尺牘中還提及「薛公所得山谷書」一語，「薛公」者當是指時人薛章憲。薛氏，字堯卿，自號浮休居士，江陰人。沈周曾於弘治十五年（一五〇二）夏五月曾為薛氏作〈一鳴楊梅圖〉（安徽省博物館藏）。《石田詩選》中亦錄有〈薛堯卿場中卷短策長莫錄被枉黜〉、〈送薛堯卿漫遊言登泰山謁孔林而迤邐求仙海上〉等詩作，二人交誼可見。而「山谷書」，則是深受沈周、黃雲推崇之北宋黃庭堅書法，此二人均力學山谷書風，算是同好，因有是語。黃雲其實也是明代著名書畫收藏家之一，曾藏有五代巨然〈廬山圖〉、（註三）宋吳說〈游絲書〉（註四）及宋高宗〈赦岳飛殺賊手詔〉等，後者為賊所盜，沈周還為之作詩安慰。（註五）又，沈周書畫上常見鈐「白石翁」一印，據稱黃雲於成化二十年（一四八四）造訪沈周居所時，曾於其畫竹題詩一首，云「千畝何嘗貯在胸，出塵標格有仙風。疏髯短鬢俱成雪，消得人稱白石翁。」（註六）沈周見之欣然，遂改號「白石翁」，由是知之「白石翁」之稱呼與黃雲有所關聯。此〈致應龍先生親誼〉尺牘雖無年款，前述之張穆亡於一四八七年，可知此札為沈周六十歲以前的所書，書風在兼具

甚。」據說劉極愛沈畫，每與之晤面，皆強之作畫，展件中尚見〈畫山水〉一幅，即沈周為劉珏所作，沈周題跋言：「廷美不以予拙惡見鄙，每一相志，輒牽挽需索，不問醒醉冗暇、風雨寒暑，甚至張燈亦強之。」（圖二）兩件作品對照之下，更可印證渴求之說，所傳不虛。

另，札中「武功」所指，當是蘇州文壇前輩之徐有貞（一四〇七～一四七二），乃祝允明（一四六〇～一五二六）外祖父，其侄孫女則嫁沈周之子沈雲鴻，與沈周屬姻親關係。徐為進士出身，在英宗復辟中有其地位，官至內閣首輔，著有《武功集》，人稱徐武功。徐有貞曾居高



圖二 明 沈周 畫山水 局部 沈周題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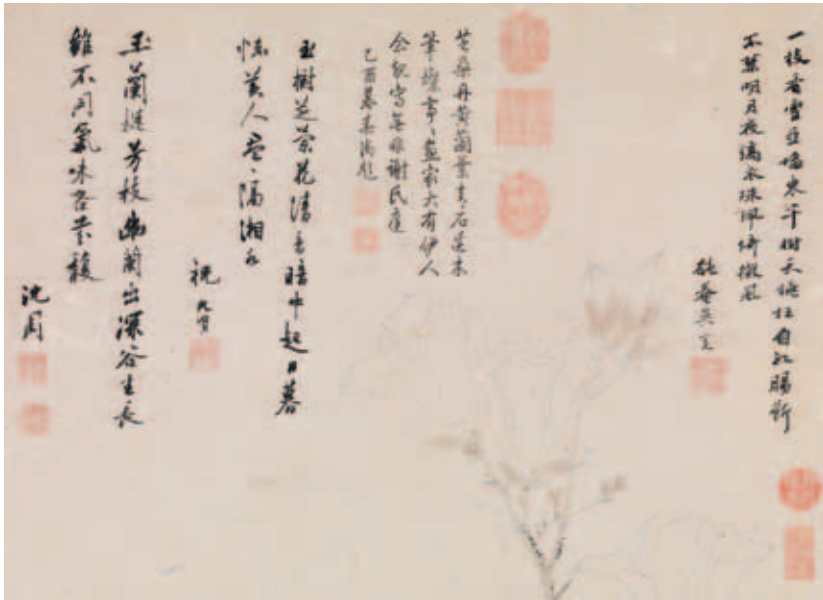


圖一 明 劉珏 與啓南賢親書 明停雲館法帖第10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位，亦擅長詩文書畫，因此甚得蘇州文士景仰，他常發起雅集酬唱、遊歷山水，對於當時蘇州藝文團體的形成，有所貢獻。劉珏與徐有貞交情深厚，天順八年（一四六四），劉珏致仕歸居相城，據吳寬〈完庵詩集序〉稱「當時所與倡和者，武功徐公（有貞），參政祝公（顯，祝允明祖父）及隱士沈石田數人而已。」（註一）劉珏與沈周介乎亦師亦友，又為姻親，以輩分論，劉珏當屬父執輩，然兩人卻為忘年之交，過往甚密，經常相約出遊，互贈題畫詩，沈周畫學深受其影響。成化八年（一四七二）劉珏病故，沈周作〈哭劉完庵詩〉，（註二）痛悼知己之失，交情之深，可見一斑。

## 明 沈周 〈致應龍先生親誼〉（圖三）

兩辱枉顧，足切雅愛。又辱佳章繼至。別來多在病鄉寥落，無以為懷得歡。且半年三病，詩未能請教，并酬勤勤耳。大參張先生聞小恙，不識平復否？中吳紀聞，曾檢得出



圖六 明 沈周 畫芝蘭玉樹 局部 沈周題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七 明 沈周 畫杏林飛燕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**明 李應禎 〈致秋堂學諭先生〉（圖八）*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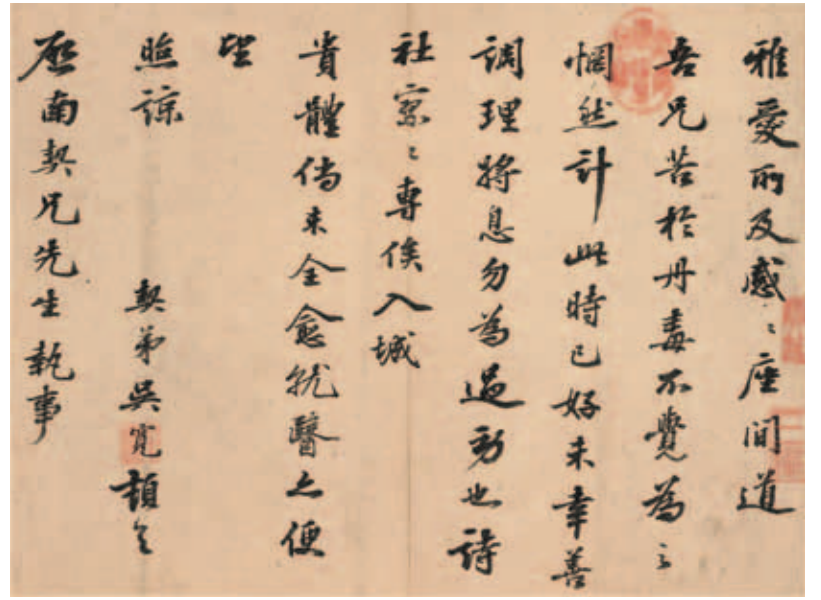
伏承（二字半缺）寵惠春風樓高作，病中未得拜謝，悚息悚息。奉去薄禮，少旌微意。不罪浼瀆，笑留是幸。京中倡和二卷，并近日啓南贈行詩畫，都借一閱。至叩。應禎再拜。秋堂學諭先生執事。

李應禎（一四三一—一四九三），名姓，字應禎，以字行，晚字貞伯，長洲人，景泰癸酉（一四五二）年舉人，授中書舍人，官至太僕寺少卿。據《明史》載：「一日帝命書佛經，辭不應，且上章曰：臣聞爲天下國家有九經，未聞有佛經也。帝大怒，撻于廷，因罷殿直。」可知其性格剛峻，不畏權勢，爲人耿直。

坡筆意，與摯友沈周晚年致力山谷行楷，二人一蘇一黃，各擅風流雅趣。吳寬雖長年在朝爲官，但與蘇州文士往來不斷，或因官居高位，常有人將蘇州知名藏品或沈周新作等帶至北京，請其題識以抬身價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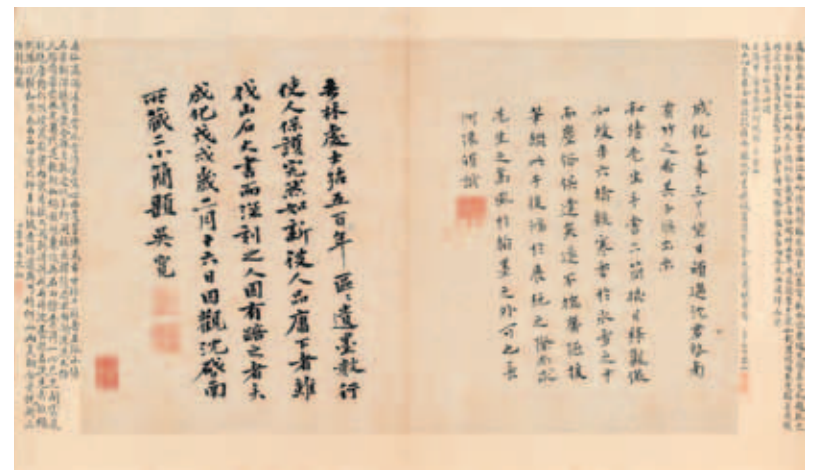
### 明 吳寬 〈致啓南契兄先生〉（圖四）

秀麗、寬綽中又帶點拙意。黃雲題跋書法，尙見於此次展件中的〈明人釣月亭圖卷〉。



圖四 明 吳寬 致啓南契兄先生 元明書翰第61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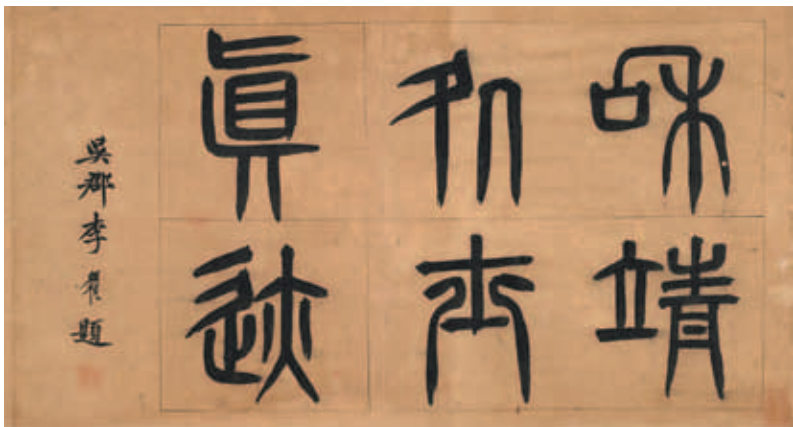
雅愛所及，感感。座間道吾兄苦於丹毒，不覺爲之惘然。計此時已好未，幸善調理將息，勿爲過勞也。詩社寥寥，專俟入城。貴體倘未全愈，就醫亦便。望照諒。契弟吳寬頓首。啓南契兄先生執事。



圖五 明 吳寬 題識 林通〈手札二帖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此札爲吳寬（一四三五—一五〇四）寫給沈周的書信，內容述及沈周患病「苦於丹毒」，吳寬希望他好好調理身體，並入城以便就醫。沈周身體或許不甚康健，經常爲疾所苦，可與上封尺牘兩相呼應。吳寬，字原博，號匏庵，長洲（今江蘇蘇州）人。吳寬小沈周八歲，二人交情最爲深厚，彼此視爲知己，文末以「契兄」、「契弟」互稱。成化壬辰（一四七二）年吳寬進士及第，狀元，會試、廷試皆第一，沈周有詩〈喜吳原博及第〉爲賀。其後官位日顯，嘗爲禮部尙書，卒贈太子太保，諡文定。吳寬爲人溫厚篤實，甚得人望，博學擅詩文，富收藏且精鑑賞。其亦工書法，清顧復《平生壯觀》云：「明初書學沈（度）、宋（克）遞相祖述，遂成濫觴。匏菴矯其弊而師子瞻，始終不易。可云耐久交矣。」即言吳寬（匏菴）書一味私淑蘇軾（子瞻）。明人稱讚吳寬書法「貴在起雅去俗」（註七），可見吳寬書法在當時不流於俗。此件書札書風端莊淳樸，凝重厚實，明顯師承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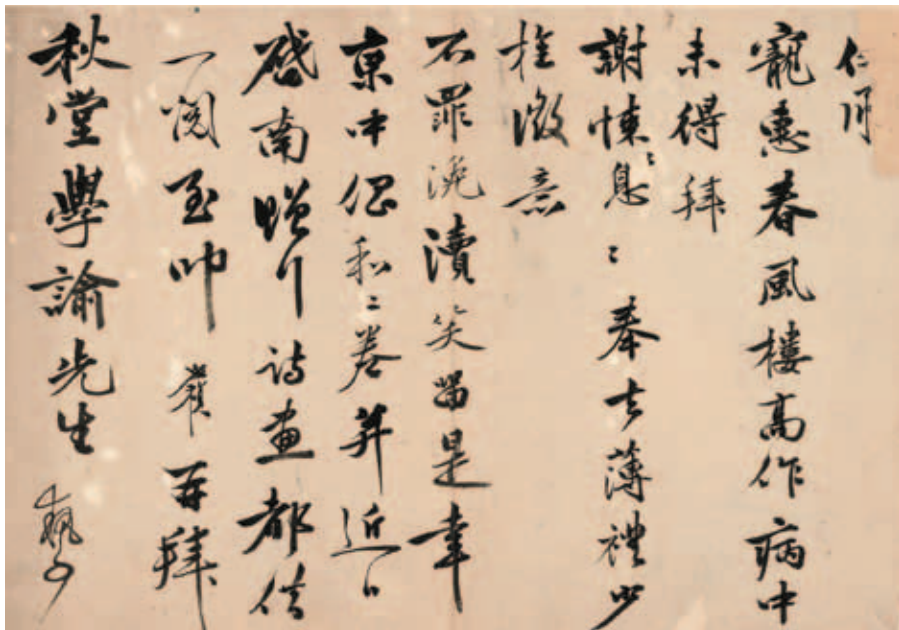
吳之《家藏集》和沈之《石田詩選》者甚多。展件之明沈周〈畫芝蘭玉樹〉（圖六）、〈崇山修竹〉上亦見吳寬題跋；〈畫杏林飛燕〉扇面（圖七），款署「沈周戲墨」，另有題識「胡師閔爲匏菴老先生書」，可知此畫扇曾爲吳寬所藏。



圖九 明 李應禎題 和靖處士真跡 林逋〈手札二帖〉附葉篆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「啓」雖異字，應是同人，由此可推知沈周與陳震之交情匪淺。

明代蘇州文人嚮往風雅，深具文化藝術涵養的吳門文士如沈周、吳寬、黃雲、李應禎、史鑑、祝允明、文徵明等等，經常招呼呼友詩畫酬唱、讌集出遊，時而品賞鑑藏、談藝論文，各種文化活動非常活躍。他們彼此或為師生、姻親、世交、文友，形成錯綜複雜的人際網絡與團體，構築了成化、弘治年間的蘇州特殊人文環境。明人馮夢禎（一五四八—一六〇五）道：「原夫尺牘之為道，敘情最真而致用甚博。本無師匠，瑩自心神；語不費飾，片辭可寶；意不涉泛，千言足述。」尺牘為人與人之間在思想、感情與訊息上傳達溝通的主要憑藉。在書寫時意在抒發心境，直接表達，不像在寫碑版、卷軸、扇面等作品般拘謹慎重；所以不必刻意於書法上之線條雕琢、行氣結構等藝術表現，寫來較為隨性適意，自然呈現具有個人特質的真率性情。透過上述幾件尺牘作品，不但可以得見明代士人真率自然的書法之美，亦可窺見圍



圖八 明 李應禎 致秋堂學諭先生 元明書翰第61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李應禎在信札中有意借閱的「近日啓南贈行詩畫」，啓南即為沈周。他小沈周四歲，好古博學，精通書法，明王世貞（一五二六—一五九

〇）於其《弇州續稿》云：「先生（李應禎）以書聞吳中墨池，其腕法甚勁，結體甚密，而不取師古，往往銷吳興已為奴書。」指李氏不喜仿習古人，曾譏評趙孟頫（一二五四—一三二二）為奴書，可謂批評趙書之先驅。不過，觀此尺牘通篇揮灑自如，雍容大度，但書風卻仍見帶有些許子昂筆意，可見時代流風所及，人所不免，倒是令人莞爾。李應禎之真、行、草、隸皆入品格，前述林逋〈手札二帖〉之前附葉篆書「和靖處士真跡」（圖九），亦李應禎所題，力感適勁，別具面貌。書家祝允明（一四六〇—一五二六）為其女婿，文徵明（一四七〇—一五五九）則是其書法學生。李應禎與沈周、吳寬等並為引導蘇州書壇隆盛之先驅。

此外，李應禎癡迷鑒藏，名聞蘇州，其所寓目之書蹟名品者，據稱有鍾繇〈薦季直表〉、顏真卿〈劉中使帖〉（本院藏）、黃庭堅〈經伏波神祠〉等。文徵明的父親文林（一四四五—一四九九）說他：「精識古書畫、購榻名賢畫像及金石書

刻，不厭勤劇。官歷三十年家無餘貲。死之日，惟書數千卷而已。」（註八）李氏任官多年，亡故後卻身無恆產，僅存書數千卷留存身邊，喪葬之事還是靠沈周、史鑑（沈周親家）、文林、文徵明等蘇州文友為之經紀。

又，此札之收信人「秋堂學諭先生」為何者？以往少見論及。觀得沈周《石田先生集》中也錄有〈題畫與陳秋堂別〉、〈陳秋堂寄翫月登樓二作與史西村〉等詩作。按《乾隆寧德縣志》記載，陳震（生卒年不詳），字起東，號秋堂。江蘇長洲（今蘇州）舉人，授山東濟陽訓導任，成化五年（一五六九）陞任福建寧德教諭，長於詩，為文健而有體，與同郡狀元吳寬友善，著有《秋堂集》行世。（註九）明代縣設「縣儒學」，乃一縣之最高教育機關，內僅設教諭一人，另設訓導數人。陳震聲譽頗嘉，縣志因載之。吳寬《家藏集》中也有多首記陳震之詩或詩序，如〈送陳起東 諭寧德詩序〉、〈陳起東赴官閩中為題松圖〉等，由是知之二人是幼年好友且為同學，年齡應是相仿。而

繞在沈周身邊之明代文士們的社會生活樣貌，與其交游的網絡與情誼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

#### 註釋

- 1.（明）吳寬，《元菴詩集序》，《家藏集》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，卷四四，頁十七。
- 2.（明）沈周，〈哭劉完庵〉，《石田先生集》（二），收錄於《明代藝術家叢刊》，臺北：國立中央圖書館，一九六八，頁六五八—六五九。
- 3.（明）文徵明，〈題黃應龍所藏巨然廬山圖〉，《甫田集》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，卷二，頁八。
- 4.（明）都穆，〈崑山黃應龍藏吳傳朋游絲書〉，《寓意編》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，頁二四。
- 5.（明）沈周，〈黃應龍失去忠陵勅岳飛殺賊手詔〉，《石田詩選》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，卷八，頁三四—三五。
- 6.（清）錢謙益撰，《石田先生事略》，收錄於《筆記小說大觀四十二編》，臺北：新興書局，一九八六，頁一八九。
- 7.（明）王世貞：「吳文定公寬。真行體全法眉山書。述稱不以書名。貴在起雅去俗。遇合作處真可嘉尚。唯不能作醉翁表忠觀體耳。」，《弇州四部稿》，卷一五四，頁十九。
- 8.（明）文林撰，〈南京太僕少卿李公墓志銘〉，收錄於《吳郡文粹續集》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，卷四十二，頁八一—一二。
- 9.傳記見於《乾隆寧德縣志》，收錄於《中國地方志集成—福建府縣志輯》，上海出版社，二〇〇〇，頁七—四。